

我在史語所



孜孜不倦的石璋如

石璋如（中央研究院院士）

民國二十年，殷虛第四次發掘的時候，我奉學校（河南大學）派遣往安陽參加殷虛考古實習。四月二十七日，走進安陽洹上村袁家花園內殷虛發掘團的大門，從此與考古工作發生了解不開的良緣，到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屆滿六十七載。在這六十七年的歲月中，可以分為七個階段，用挖、整、調、接、教、告、研七個字作代表。

1 挖

1. 挖那裡：

從民國二十年春到廿六年夏，可稱為挖的階段。挖就是普通所說的發掘。在這個階段中，我參加挖掘了：小屯、後岡、劉莊、辛村、侯家莊南地、武官南霸臺、西北岡、同樂寨等八個遺址。



一九三七年春殷虛第十五次發掘在小屯工作情形

是私人先在那裡挖得銅器。至於後岡、劉莊、武官南霸臺、同樂寨，則是發掘團調查所得的史前遺址。若不親自到那



一九三六年秋殷虛第十四次發掘在小屯測量工作區域

為甚麼要到那些地方去發掘？回答是解決問題。譬如小屯及侯家莊南地，是私人先在那裡挖得甲骨。辛村及西北岡，



一九三五年春殷虛第十一次發掘在侯家莊西北岡1002大墓高土堆上放駕井照攝墓地全景

裡發掘，則不能明瞭那裡的實際情形，究竟它是何等地點所在。

2. 怎樣挖

怎樣挖？也就是挖掘的方法。隨著經驗的累積先後用了三種不同的方法。

第一階段用的是探坑法，即以探坑為標準。在探坑內注意現象，規定每坑長10公尺，寬1公尺，挖到生黃土為止。坑壁要直立整齊，每個坑邊都放一根長1.0公尺，寬5公分的木製公尺。工人們進行工作，隨時要用木尺度量是否合乎標準。工作人員把土色、遺物、遺蹟等不同的情形，隨著不同的深度，畫在規定比例的米厘紙上。如有特別情形另開支坑，如墓葬、穴窖等，要把它們的全形找出，畫出；同時都紀錄在每坑的記載本上。這樣，很清楚的可以瞭解某坑中有某種現象和某種遺物，作報告時也就以此為基石了。譬如殷虛一至九次的發掘就是用這種方法。

第二階段改用現象法，即以現象為標準，探坑成為找現象的工具。由於遺址的性質不同，方法非改不可。譬如侯家莊是墓地，沒有墓的地方都是黃土，如果仍在探坑上講究，那麼整天只記黃土了。數百平方公尺的一個大墓，其中可容納十數個探坑，在小小的一個探坑中，如何能窺見大墓所在呢？但仍可利用探坑，找尋大墓的邊緣，待大墓的邊緣找清後，探坑即無用了。故西北岡所見的都是大小墓葬而沒有探坑了。

第三個階段，再回到小屯去挖，因為小屯和侯家莊西北岡的情形不同，則

改用坑象法，仍以現象為主，把探坑擴大，視作如地圖上的經緯線了。所以後三次的發現，超過了以往九次發掘所得的多的多。

3. 挖的快樂和痛苦

發掘進行中有時快樂，譬如劉耀在1001大墓中發現石虎、石梟。胡福林在1004大墓中發現牛、鹿大鼎。我在1005及1022發現的轉龍孟及提梁卣等。固然劉、胡及我各個人很高興，但大家也跟著高興，高興是大家的。又如第八次發掘時，我在小屯的探坑中畫坑層圖，忽然坑壁塌了，把我的雙腿埋在土中，驟然覺得雙腿腫脹麻木。幸而坑淺，挖土挖得快，馬上把腿挖出而未受害。再如第十次發掘時，在西北岡深坑下發現異樣。我下去觀察，乃是光滑的牆面，即夯土與非夯土交接的地方。剛上來，交接的地方脫離，坑壁塌了。兩個工人埋入土中，我雖躲過了埋入坑中的危險，然而心有餘悸。這種痛苦是自己的，所以挖掘也是一件危險的工作。

4. 挖的結果

挖的結果，證實了小屯確是殷都，也是隋代大規模的葬地。西北岡確是殷陵，也有少數大型建築的漢墓。侯家莊南地很可能是由殷都到殷陵的橋樑地帶。後岡是小屯龍山與仰韶三層文化疊壓的地帶，也是殷代二道大墓的葬地。同樂寨也是三層文化的遺址，也有殷代銅質觚爵隨葬的墓葬。南霸臺為小屯龍山兩層堆積。辛村為大規模的龍山遺

址，也是規模更大的衛侯葬地。劉莊是很標準的三層文化遺址，也有殉葬豐富的漢墓。

我在這個階段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殷虛第七次發掘，E區工作報告〉發表在《安陽發掘報告第四冊》，作為研究生考試的成績。第二篇是〈侯家莊南地發掘簡報〉僅為董先生的參考資料（未發表），但也作為升助理員的成績。

2 整

由民國廿六年夏到三十年冬，算為第二階段。這一段的工作是整；整是整理。整理甚麼呢？因時因地而不同。

1. 整理銅範

在長沙的階段，和梁先生、楊廷賓等，在聖經學校借到一個中型的教室，就在其中整理銅範。在敵機不斷轟炸之下，約四個月中（九至十二月）於數百塊碎銅範中認出了模與範的不同；並找出一個方彝的模與一個銅壺的模，雖然殘破，但可窺出原形，這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一件工作。

2. 整理殷虛現象總圖

在昆明龍頭書場的階段（民國廿七至廿九年），整理殷虛發掘小屯遺址的現象總圖。民國二十年殷虛第四次發掘的時候，劉嶼霞先生測繪了一幅五百分之一的坑位圖，並把一至三次的坑位圖增加上去。自此每年發掘，每年加繪，至第九次為止，是一幅一至九次的坑位

全圖。至十三次又回到小屯發掘，測繪的是現象坑位合一的百分之一的大圖，兩者無法聯合。一至九次的各坑現象，分散在數百幅的米厘紙上。其比例為百分之一、五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不等。如果先把五百分之一的坑位圖，放大成百分之一，再把各坑的現象一一填入各坑內，則是一個最好的辦法。但是受到了種種的限制，沒有那樣寬的繪圖紙，需要拼合。如拼合成功，又沒那樣寬大的繪圖案子。如果請木匠做一張寬大的案子，又沒有地方放置那大型的案子。我的工作室，是就走廊用木條釘成臨時窗，如何能容納下那樣大的案子。後來想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最寬的繪圖紙的寬度，用何種比例才可容納遺址的寬度。乃決定用二百五十分之一的比例。把五百分之一的坑位圖放大，把百分之一的現象圖縮小。把散頁不同比例的米厘紙坑象圖都變成二百五十分之一。於是我的工作很單調，一根繪圖比尺，數支2H鉛筆，一把小刀，一塊橡皮，一個量角器，整天的量來量去，把小的放大，把大縮小，在繪圖紙上點點，畫線，經過一年多的工夫才把底稿完成。後來潘愾先生從重慶押運來到昆明，加入我的工作室，把大案子讓給他，並請他用透明圖紙描寫一份，並用不同的顏色，把各種各層不同的現象，分別著色，又繪出河流及等高線，卻是一目瞭然。雖然其中免不了許多錯誤，但當時尚未仔細校對還看不出。圖下再襯一層白紙作底，看起來更為醒目。因為費的心力太多，我們格外愛護，特到

昆明市訂作一個白鐵筒把它裝起來。二十九年行政院長翁文頤來所視察，特把它取出展覽，可是這張圖長2公尺餘，寬1公尺多，沒有合適的地方放置。後來設法把它掛在龍頭書屋上房山牆的內壁上，光線也算不錯。翁院長看了大為稱讚，他說在地質調查所工作多年，尚未畫出像這樣的一幅圖來，潘愾先生受了鼓勵，非常高興。

在這個階段我寫了一篇文章〈殷虛最近發掘附論小屯地層〉，編輯在《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冊》，楊時逢先生到上海視察本所出版品印刷的情形，帶往上海付印。後來上海淪陷，雖然文章也淪陷了，仍作了升副研究員的成績。

3. 整理資料

民國三十年初，史語所遷到四川南溪李莊板栗坳，考古組被安置在戲樓院，形象與規模和龍頭書塢相似。所不同者，此處是演戲的地方，四面房屋的前面都敞開著，必須釘上木條，糊上窗紙始可使用。十四位工作人員，安插在十二間小房內，還有百餘箱古物及五個人的臥室，真夠擁擠了。在這個時候，個人能利用的空間很小，所以我的工作分配為，整理我曾參加發掘過的遺址之紀錄資料。這個工作很瑣碎，很難見成績。為著減輕工作室的擁擠，於當年的秋天，首先派高去尋先生去參加吳金鼎先生所領導的彭山發掘，其次就輪到我了。

3 調

調是調查。民國三十一年初，史語所派勞榦先生及我到重慶參加由本院與中央博物院及中國地理研究所所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團，前往西北工作。我倆擔任的是歷史考古部分，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民國卅一年調查甘、寧調查甘、寧，我倆合作。主要的路線有四條：（1）千佛洞方面：是坐牛車，在那裡住了前後約兩個月。我的工作是測、照。測、照了三百多佛洞及附近地形；並調查佛爺廟遺址。（2）玉門關方面：是騎馬，七月下半月，來回約十日，野宿六日。玉門關本地人叫小方盤，為一小土城，緊臨一大湖。因有水草田，為旅行者必宿之處。前旅者的馬糞為後旅者煮飯的燃料，已成為不能更改的天律。出玉門西行二日至土墾落，為與南疆交界的山口，上有烽燧遺跡，開二坑發現有人居處。（3）陽關方面：八月初前往，亦騎馬，來往亦約十日。過陽關時在沙窩中行走，因為我們不慣於騎馬，特選性情溫馴而略老的馬給我們騎，並把我們放在中間以便保護。前面幾匹馬衝著跑了，我們的兩匹馬在沙窩中搖擺，最初尚可走上幾步，後來四條腿陷入沙窩中，一抬一抬，簡直拔不出來了，站在那裡發呆。我們看見沙窩中的白骨，不知是人是馬，反正沙窩中的犧牲者。如果那兩匹馬倒下去，則勞先生和我自然也成為那些白骨

的陪伴者。幸而老馬尚有耐力，加上後面兩位的高喊助威，終於走出了沙窩，並振奮起來，與其它馬匹並肩奔馳，跑到另一處水草田，多填溝。此處山頂有鋒燧遺跡，山坡為片麻岩石片，甚難攀登，終於上去觀察而回。（4）黑水流域方面：先到鼎新過黑水，那裡無船，係用牛車堆上草捆，與車結牢，人坐在草堆上，牛拉車過河，以免浸入水中。此行騎駱駝三匹，勞先生和我各一匹，嚮導一匹。趕駱駝的人是導遊、廚師、保護者。他騎的駝上，裝飲水、用具、糧食、羊肉等。此行為十月間，氣候已冷。我們的三十斤重的老羊皮襖，白天當袍子，雙袖正常使用；夜裡當被窩，雙袖一捆，插入兩腿，把狗皮褲子鋪在戈壁上，皮襖腳，包住頭，就躺下入睡，吹點小風也不感覺冷，睡得頗為溫暖。晝行夜宿，過了雙城子入寧夏境，以北就無人家了。又走了數天，經過了大灣、地灣、小方城、大方城，而到了黑城。據傳為西夏的都城，我們就在這裡住下，作調查與測量工作。晚上，導遊把水筒取出，把菜刀放在水筒上，然後才入睡。問他何故，他說西夏的人，被黑河改道，無水而乾死。這裡都是乾死鬼，如果不把菜刀放在水筒上來抵抗，他們把我們的水偷喝光了，我們便要變成乾死鬼了。原來如此。本來我們的目的地，是二里子河，因天陰，導遊勸我們趕快回去，因為帶的食糧不多，遇到大雪，困在此處，太危險了。於是即回，果不出所料，真下雪了。

第二階段是民國三十二年，陝西的

周都調查

本來甘、寧調查，目的在漢簡，完畢之後，勞先生返川，我去調查安特生的史前六期遺址。由於大雪，無法進行，我乃改變計劃，先到陝西調查周都，然後再返甘肅作史前調查。由於路線的便利，先到公劉所都的豳。

1. 鄢

豳，即現在的豳縣城，唐人因豳近幽，改為邠縣。南依豳山，北傍涇水，東夾皇澗，西鄰過澗，在這個小盆地內，形勢優美而富饒。其間的老虎灘乃是一處規模很大的彩陶遺址。鳴玉池是一處周代遺址。確是豳的遺址，但未找得中心。

2. 岐

岐為太王所遷的都城，在岐山縣東的岐陽堡一帶，即岐山的腳下，有三王廟、太王墓，南面就是周原。附近遺物分布很廣，並有彩陶及白灰面遺址，其北的宮裡相傳為周代故宮。

3. 邶

邰，史家稱后稷所都，即周人的第一個國都。我在武功發現遺址七處，惟武功河與雍水交流處之臺地上之紫江頭亦稱羊尾溝，規模較大，遺物豐富亦較早，可能為古邰。

4. 豐

豐是文王所都，在鄠縣豐水西岸文王廟附近，有靈臺遺址。澇河入渭水之

口處，有澇店遺址。在豐水流域，有張家坡、馬王村、開瑞莊等遺址。豐的中心未能確定。

5. 鎬

鎬是武王所都，現在的豐鎬村可能為遺址的所在。在鎬京觀附近有大量的灰土斷面及陶片，即所謂郿烏嶺，由於漢武帝修昆明池，把它破壞了。

在陝西調查期間，發生許多有趣的事。今舉出二件向讀者報導。

其一、是在豳縣公劉墓附近的村莊內，夜裡與村民談天，有一位來問我，那些沒有紋飾的陶器是甚麼時代？為甚麼沒有紋飾？我答不知道。他說：「沒有紋飾的陶器，自漢光武起。漢光武是禿頭，自恨長不出頭髮，遂下令全國作陶器的，不准有毛毛」。雖然這是個笑話，可是漢代的陶器，卻是光面的多。

其二、地點記不清楚了，是在一個小村落附近，我在山谷邊的一塊平地上，用高級指南針（懷中經緯儀）測量遺址的平面及谷壁的深度和山的坡度。一位年約五十左右的老人在那裡觀察，並說明他是這一帶開渠灌田的測量者；他有自造的測量用具，非要和我的指南針較量較量不可。我告訴他說，指南針是一種簡單的測量用具，要開溝渠須用大而精美的儀器。約定日期參觀他的儀器。屆時他在半山坡的一塊小平地上，架設他自造的儀器。像是一件木馬式大板凳，長約八尺（2.6公尺），徑約一尺（0.3公尺）的樹幹，可能是柱子的材料。下面的四條腿很粗大而穩重。板凳

的中間挖了一條很光滑的縱槽，在槽底釘了三個等距離而高起的釘子，在板凳的兩端各有一個高起的小架子，在架子上放著與板凳平行的長竹筒，就是他的測量儀器。在使用時，在槽內放水，求的是儀器平、穩。他也有標尺棍，從竹筒中看標尺棍，多少距離，下低若干寸，釘橛拉線，在橛上寫上尺寸，這樣一點一點測量出渠道的路線。他的儀器是經驗之作，當然有用。涇水流域有許多灌田的水渠，可能就是利用這種測量方法測挖而成。調查完畢之後，沒有再返甘肅，便直接回四川本所了。

在板栗坳這段期間，無法印刷出版集刊。傅先生為鼓勵寫作風氣，另組六同別錄，為發表的園地，但須自己用藥墨書寫上石付印。我也寫了三篇文章：〈小屯後五次發掘的重要發現〉、〈小屯的文化層〉、〈河南安陽後岡的殷墓〉，均載《六同別錄》上冊。以下便是「接」字了。

4 接

接，是接收。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皇裕仁宣佈投降，九月九日何應欽在南京接受日軍投降簽字。本院總辦事處於九月下旬先派人至南京，社會所派丁文治，本所派我（二所在李莊）。於九月底到重慶會同地質所的趙先生於十月四日到南京。研究院情形與前大不相同，藏陶片的蓆棚子不見了，…陶片都鋪在鐵道底下當路基。在地質所右側的山下，開了一個山洞，直通玄

武門。鐵道穿越山洞，經本院以聯玄武門與雞鳴寺下，為軍事系統。本所的大門被封起。蔣復璁先生為接收專員，組織清點小組，由丁文治任總幹事。印有專表，複寫三份。一份給地主（史語所），一份給小組，一份呈報。其中陳列多書畫，少數器物，其上有主藏者印章，或其它標記，在表上注明，將來歸還原主。這樣的工作連續約三個月。

物主把文物領走後，接著修理房屋。史語所的屋頂本來是鋼骨水泥建築，因為其上要蓋琉璃瓦，所以鋪了一層油毛氈，又加了一薄層水泥以穩定琉璃瓦，頗為堅固。初由日機轟炸南京，考試院中彈，本所房屋震驚，屋頂裂了一條缺口，由房脊之下直通東西。裂口繼續加寬，目前約有5公寸。因此整個的屋頂，向前突出原來房簷約5公寸，非常危險，非把上層的水泥整個換過不可，先拆後修，頗費時日。內部原為陳設裝備，不合我們所需，又須拆換。房子剛剛修完，因腳腫出水而躺下，無法辦公，馬上由所內再派人來接，所以三十五年底本所由川返京即由新派人員辦理。

由於兩年來所作的全為事務工作，腳好後，即全力於研究工作，寫成了一篇文章，並在學術講論會上報告，題目為〈殷代的成套兵器〉。當時有點咳嗽，經X光檢查，大夫認為是肺病。事被傅、李兩位先生知道了，他們鑑於梁思永先生的往例，即禁止我上班，並令即臥床休息。最初實在躺不住，後來躺久了又起不來，起來後又不能走。三十

七年冬，史語所決定遷臺，來臺的人員都裝箱上船，隨同圖書標本運臺。我因病，初未列入，後被緊急通知，僅把宿舍內的日用品整理裝箱，連研究室都未去，即上火車到上海候船來臺了。以下接著就是敘事。

5 教

本所三十八年遷到臺灣，先住楊梅鎮，租鐵路局的貨倉堆存箱件，無法開箱工作，個人遂作手工業調查，尤其是陶業，如北投、鶯歌、楊梅等。也參加人類學及考古學調查，如圓山、瑞岩、大瑪璘、營浦等。又於十一月間主持發掘大瑪璘遺址，參加者本所有高去尋、潘愬。臺大有陳奇祿及學生何廷瑞、宋文薰、劉斌雄等。這是本所遷臺後第一次的田野考古發掘，開坑二十處，獲殘整石棺五處，灰土坑八處，陶質標本一千餘片。

後來在臺灣大學任兼任教授，授田野考古及實習。這門功課是四年級學生必修的課程。那個時候沒有現成的課本可參考，就個人的經驗，講些遺址的地形學，測量的方法，製圖的方法，現象的辨認，墓葬的處理，穴窖的處理，遺物的處理等等。重要的是實習，因實習需要克服外界的阻力和保護自己的安全。以下有幾件為報告所未載的有趣實例。

記得初次帶領學生發掘實習，是在四十二年一月，地點是大園尖山。那裡是空軍基地，不許外人在那裡有所動

作。我去拜訪他們的長官，說明是臺大的學生考古實習，挖坑是看地下的埋藏，借此研究古代人的生活狀況，不過採其中的破陶碎石塊而已，與軍事絕對無關，研究後還要填平。無論如何，不被允許。談到他的籍貫，他說原來是在西安作防空工作，來臺後在此工作。我告訴他說，三十二年我在西北史地考察團，在陝西作了一年調查的工作，西安我很熟悉。西北史地考察團這個組織他也知道，當時他正在西安工作，並知道附近的周秦漢唐史跡不可勝數，所以他瞭解史地考察的意義。考古挖掘他不瞭解，說通了，大家一笑，允准了。這樣才在大園國小所在的尖山上開坑考古了。偏偏天不作美，老是下雨，每天待在所租的小房中不能出去；只好在室內討論問題。發掘的時間是有限期的，成績不佳。但另外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在我們所住的附近，有一位守衛的青年士兵，聽見我們在室內討論問題，他也發生興趣，並來聽講。他有一本古書，請我替他講解，他很用心的聽，他的名字現已忘記了。三十年後，從加工出口區來了一位貴賓、秘書長。他說他是大園的一個小兵，我們走後，他努力上進，後來高考及格，作這個秘書職務已經好幾年了。這也可以算作一件考古實習另一種成績罷。

第二件是另一屆學生實習，時間是四十三年四月，地點是在臺北圓山。圓山的北半也是空軍基地，司令部就在圓山北腳下，有一條石階可通。我也去拜訪他們的長官，說明考古發掘的意義。

因為在圓山發掘過二次，報章常常報導，不過地點都在動物園方面，與他們無關。這次發掘的地點偏北，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非和他們溝通不可，值日的官員很客氣的同意了。回頭的路上，遇見在大園負責的那位長官，彼此寒暄，問他什麼時候走，他說沒有一定，我以為他是此地的客人。後來我問一位站崗的衛兵，「你認識這位軍人嗎？」他說「他是我們的長官，我怎麼不認得」。我說「他不是在桃園嗎？」他說「調到此地不久」。這才又回去向他致歉，並恭喜他調到此地來。大家都承認有緣份，又在此地相遇。我說「希望日後你在那裡駐守，我們到那裡發掘」，所以在圓山發掘實習，非常順利。

第三件是任內最後一次的實習，時間是四十八年三月，地點是臺北八里鄉十三行。我們在一處發現有許多陶片，擬在那裡開坑，村人因家裡有病人為由阻止。讓鄉公所派人來疏通，才讓我們在大水坑旁一個長滿荒草的大孤堆上挖坑。除灰坑及大量的陶片外，還挖到一個屈肢葬，頭前還有一個完整的陶罐，其中裝滿了琉璃珠子。村人認為那是妖魔，被我們挖出帶走了。恰巧那一家的孩子發高燒的病也好了，特來道歉，說明阻止開坑的理由，並感謝我們替他們挖出鬼妖，使孩子病好之恩賜。大家互相傳言，指著我說，「這老頭，真行，他知道妖魔在那裡」。從此可以瞭解民間信仰的情形，也可以認知他們瞭解疾病肇因的由來。

6 告

告，是撰著殷虛發掘報告。從民國四十三年底，本所由楊梅遷來南港後，房屋較為寬敞，有了整理研究的場地，於是就開箱研究，展開撰寫報告的工作。四十八年就出版《殷虛建築遺存》，屬於小屯第一本乙篇。五十九年出版《北組墓葬》上下二冊，屬於小屯第一本丙篇。墓葬都列為丙篇，接著六十一年出版《中組墓葬》一冊。六十三年出版《南組墓葬》一冊，六十五年出版《乙區基址上下的墓葬》一冊。六十九年出版《丙區墓葬》上下二冊。七十四年出版《甲骨坑層之一》一冊（列為丁編）。七十五年又出《甲骨坑層之一附圖》一冊。七十六年出版《大瑪璘》（與劉益昌合著）一冊，為本所專刊之八十九。八十一年出版《甲骨坑層之二》上下二冊。八十五年二月出版《編輯校補侯家莊》第九本，一冊。八十五年四月又出版《莫高窟形》三冊。以上是專書部分。這些專書能夠出版，都是助理人員努力的成果。至於論文部分可參看本所同仁著作目錄。

7 研

研，是研究工作，和撰寫報告是相互為用而分不開的。報告須經過整理研究，才能寫得出來。不過這裡所說的研究，是單指研究某一個問題而言。過去研究的範圍很雜亂，如殷代的兵器，殷代的豆，殷代的車，殷代的磬架等。最

有興趣的是在基址復原方面，如一九五四年，在中研院院刊第一期所發表的〈殷代地上建築復原之一例〉。一九七〇年在民族所集刊第廿九期所發表的〈殷代地上建築復原的第二例〉。一九七六年在臺大考古人類學刊第卅九期所發表的〈殷代地上建築復原第三例〉。一九八九年在中研院第二屆漢學會議論文集所發表的〈殷虛地上建築復原第四例、甲六基址與三報二示〉。一九九三年在本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三分所發表的〈殷虛地上建築復原第五例、兼論甲十二基址與大乙九示及中宗〉。一九九四年在本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三分所發表的〈殷虛地上建築復原第六例、兼論甲十三基址與牠示〉。一九九五年在本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四分所發表的〈殷代地上建築復原第七例、論乙一及乙三兩個基址〉。

以往復原以上六例的時候，雖然花費了許多時間，結果尚稱順利。惟復原第七例的時候，困難很多。平常認為最不易解決的乙一基址，卻根據若干成例，也順利的復原了。大家公認為最沒有問題的三座門即乙三基址，在復原的道路上卻阻塞難通。問題不全在前面的四礎三門，而是前面的四石與中間的兩行十二石及後行兩端各一石等，如何配合。雖然勉強把它們復原了，但對於登臨人們卻是十分不方便。後來看出它們的斜度，似與日影有關，遂作一個小的乙三基址的模型，在各礎石上豎柱子，在日光下加以實驗影的斜度與各柱的關係，依照時間的不同而不同。連續觀察

實驗數日，尤其冬至那天，日影的長度與各柱關係，說明了乙三基址的礎石是與測影有關。乙一是測影臺，乙三是測影場，並作了一篇文章〈從乙一與乙三基址試說殷代的測影臺〉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論文集》上發表。自此對於基址與天象發生了興趣，並把中間的兩行十二石認為地支，外圍的十石（有四石與地支交接公用）認為天干。地支包括在天干之內，即地支居中，天干居外；由地支的中心為中心，以圓圈連絡各石，由內而外，共為同心七環，卻與七衡圖相似。有人認為七衡圖起源很早；遂讀各家對於七衡圖的解釋，加以侯家莊1005墓出土的銅鏡周邊為雲紋，婦好墓出土的銅鏡（M5:45）為同心環七周。又寫成了一篇〈讀各家釋七衡圖說、說蓋天說起源新例初稿〉發表在一九九七年史語所集刊第六十八

本第四分。這種現象也許是偶合，但更助長了我對於殷虛的基址與天象的興趣，現仍在發展中。

以上都是過去的瑣碎小事，實在不值得浪費篇幅和筆墨，乃是借以說明，我是一個很笨的人，作些很笨的事，自愧對於史語所毫無貢獻可言。人已老了，沒有向新的方向挑戰和進攻的能力，只好仍留在侯家莊和小屯兩地，走來走去兜圈子。因為這是隨從諸前輩開墾而成的大好園地，過去曾有一段輝煌的日子，不能不加愛護。現在諸前輩都走了，道路也荒廢了。雖然無人問津，但就我這一個老園丁的職責而言，不能任其荒蕪不管，所以每天仍與諸位故舊不論陰晴，照常下田耕耘，幸而尚有小的收穫。因為它是一處沃壤，相信將來一定會繁榮的。